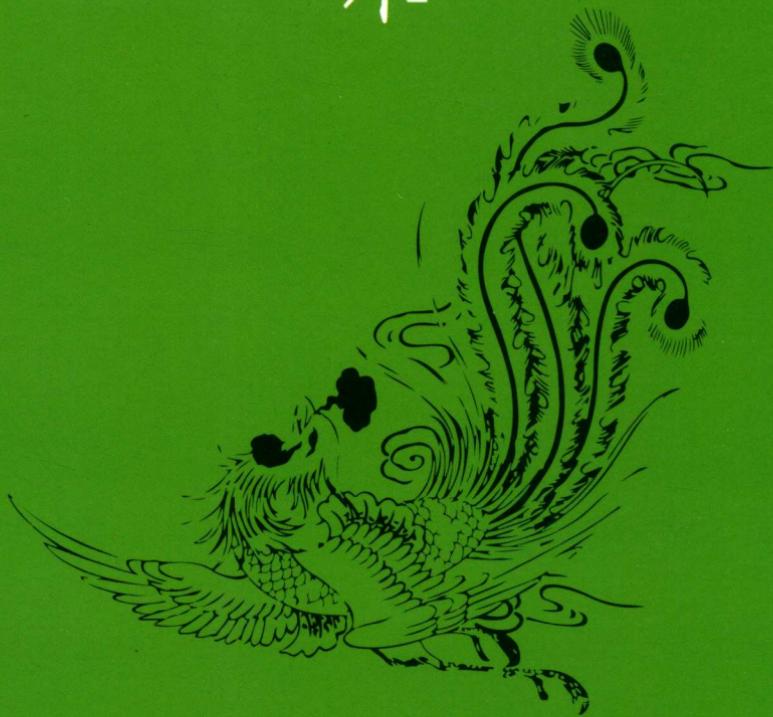


林溪 著

隐身术



林溪长诗作品选

隐身术

林溪长诗作品选

林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身术 / 林溪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354-9407-8

I . ①隐… II . ①林…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195 号

责任编辑：谈 骁

责任校对：陈 琦

装帧设计：日月丽天

责任印制：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10 插页：2

版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3100 行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林溪，1981年生于安徽亳州，200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获2013年金穗文学奖。现居上海，《建安诗刊》《新城市诗刊》主编，策划主编《安徽80后诗歌档案》，作品入选《新海派诗选》《同济大学通识教育诗歌读本》，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青年文学》《延安》《延河》《西部》《2013年中国诗歌年选》《2006网络最佳诗歌》《2010年度诗选》等刊物及选本。著有诗集《多想成为你的河流》《一颗下午的钉子》《隐秘的河流》《情人劫》和长篇小说《烈焰》等。

序：一个在世者的文化乡愁

杨四平

一首诗的完成绝不只是情感上的纯然悸动，尤其是面对当代生活的复杂与广阔，它需要诗人有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思想指引。创作大型诗篇更是如此，诗思的弥漫不啻千万条可倾泻之径，但一首成熟的诗歌绝不会妄想将之“一网打尽”，而是要整理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情系谱。

“胆怯、羞涩、不安、迷茫、充满希望”（《大梦谁先觉》）……林溪似乎在诗歌中掺杂的情感因素太多太多，有对立也有融合，各者之间随时过渡转换，充满了不稳定性，显示出诗人诗心的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林溪的诗歌给人以多重复义。相反，林溪的诗歌难得地呈现出一种明朗清晰的诗美。无论是梦境中对个人现代性的把握还是对爱与婚姻的探讨，诗歌都显露出林溪对尘世生活的体认与反思。“时间会放大／墓碑上镌刻的坚贞和歌颂／时间也会缩小／更多昙花一现的隐忍与遗恨”（《凤凰台上忆吹箫》），

将生活以哲理思辨的形式诗意地表达出来，这一段的抒情出发点是爱情婚姻中的笑与泪。但本诗并没有单纯地以现实情况连缀成篇，而是以萧史弄玉的传说作兴，不断以美好传说与现实遗恨作反差对比，进而扩展到无限大的时间长河，抒发出人心在时间淘洗下的轮转变化。从遥想萧史弄玉的美满爱情到尘世爱情的坎坷，直到诗人跳出时空局限从大辩证的角度看历史上的笑声哭声，诗歌的境界通过三次引渡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但抒情的坚实基础还是尘世的点点滴滴，这一点无可抹杀。《大梦谁先觉》里绳子、抽屉和钥匙的意象频繁出入，营造出一个日常性的生活空间；《凤凰台上忆吹箫》则从抒情主人公的角度塑造了一个汲汲于爱情甘苦的世俗人子。在诗歌美学的选择上，林溪坚定地站在了世俗的一边。

可以说，在林溪长诗创作之中，字里行间总是有一位“世俗者”的形象若隐若现。他纠结于梦中另一个“我”的出现，分辨着自我的独立人格，他也时时为爱情患得患失。他是寄望于神话中的五行遁术渴望挣脱现实束缚的妄想家，也是一路追逐于古文明畅想的大众游客。一首诗即是一次世俗者的生活演出。诗有梦的虚妄，也有日常的真实，一切都是芸芸众生的生活面，都在世俗的方圆之内。

但这绝不同于胡兰成的“礼乐江山”，以意气文章违逆（或遮盖）现实的一方面，而是对世俗人生本然的描写。林溪显然对世俗有着必要的清醒，在他的诗中，生活的困境并没有试图掩饰，“有人的地方就有阴谋诞生／他们要在子宫的深处建造一座暖房／那里可以孕育两个不同的灵魂／专人为他施肥、摘草、除虫”，但他很快又转笔写道：“别担心／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一切／就

像被过度的关爱打磨掉的棱角一样／因为他存在过／即使虚无，即使没有意义”（《大梦谁先觉》）。在诗作的不断行进中，林溪始终没有让自己的信仰做出过度的高飙，每当他觉醒于生命的无奈，更多的是写出之后消匿了生命热情的现实犬儒：“地球被分得像米粒那么小／米粒也没什么不好／虽是衣食住行／还有民以食为天呢／人类总不能以凤凰的方式活着”（《凤凰台上忆吹箫》）。林溪的诗作描写于是从神话中的乘龙鸣凤过渡到现实生活奔忙于衣食住行，人的形象在缩小着，却也更真实更血肉化。诗中将生命与现实的矛盾进行一种尝试性的融合，展现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起落跌宕。他极传神地塑造了世俗者们的渴望：“秋天的亚麻上长出一个春天”（《大梦谁先觉》）。对于现代人生活起伏挣扎、反抗妥协的呈现，显示出林溪对世俗生活的深刻观察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溪并没有在诗作中对世俗生活进行全然的否定，正相反，即使在林溪对现实感到无可奈何的同时，他还是怀抱着对生活的热爱。“点燃一支香烟／用一场焰火掩盖所有的真相和不安／看上去一切都安之若素／那些被杂草覆盖的河床／冲动地流出眼泪／让人满心欢喜”（《大梦谁先觉》）。这不是自欺，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即使久居冰冷的高楼，只要偶尔突破水泥地的屏障，还是要抒发出一片明快欢乐，使得《西夏行吟》呈现出乐与悲的双声部。放大来看，林溪的诗作中都有着这样一种矛盾而调和的抒情格调。

一方面，林溪向艾略特《荒原》等作品进行借鉴，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智性状态对生活加以观照，在诗作不断营造出现实受挫的生活场景，予人以警示。使得诗作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及对世俗者的怜悯同情。但另一方面林溪的诗作并没有像《荒原》

展现出一个复义的空间，让各种诗歌材料互相对照发光，提供一个更广阔复杂的思辨平台，而是不断将目光投射到中国古文化，给出了自己尝试性的答案。比如，仿佛向《荒原》致敬一般的《隐身术》“雷遁”一节并没有被林溪作为结束，而是又写出了“御风”一节作结。“御风”一词出自《庄子》，显示出古代哲人对自由无束缚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作中不断召唤着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一种乡愁式的文化情结隐隐藏在诗歌的脉络间。林溪透过温柔而细腻的手法处理，将文化意象捡拾碎片般放置在诗行之中，作为一种理想生活与现实相互映照。《隐身术》对传统的神仙法术的具体想象，《西夏行吟》展现的文化中国地理志等等，给人以希望之光，不时透发出精神上的欢欣。给批判的现实注入一股生机与活力，让人不禁想继续拥抱它。这也是林溪诗歌真正的魅力所在。

而林溪作为一位“80后”诗人，正行走在“而立”与“不惑”的生命段，诗情驰想流落江湖几度春秋，今日再见，君无恙否？而此番长诗的创作，跨越数年，让诗歌界见证了这位诗人对自身诗思诗想的坚持与超越。

目 录

- 001 序：一个在世者的文化乡愁
- 001 大梦谁先觉
- 017 大梦一种：被锁住的方向
- 021 “梦”游者说
- 028 耐力和智慧的较量
- 035 凤凰台上忆吹箫
- 061 在破败的残局中取出天籁之音
- 067 取出体内沉积已久的苦涩之核
- 075 隐身术
- 100 惦念灰烬里的光辉
- 105 重建汉语诗歌的东方诗美
- 115 西夏行吟
- 135 我们需要被空旷和辽远打动
- 140 驰向神秘而又澄明的西夏

大梦谁先觉 长诗四部·其一

序

多年以来，我一次又一次
被一根绳子
从同一个梦拖进拖出
你就在不远处
静静地望着我爬上爬下

你说多么可怜的孩子
一只旧抽屉锁住了他的一切
缝隙中露出的目光
偷偷地窥视着外面的世界
胆怯，羞涩，不安，迷茫，充满希望

—

每一次都是这样
夜色拉开帷幕
被点燃的烟草兴奋地举起右手
盘旋而升的烟雾
没有规律却也清晰可见

天花板垂直向下
垂直向下的
还有模糊的面孔、翻飞的石头
你也从上面下来
顺着一根麻花状的绳子

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所有的试图和想法
按兵不动
等你再一次隐入墙内
隐入我的颅骨

或许你可以一直滑下来
悄悄潜入梦境
此时

我是我自个儿的抽屉

我把自己反锁

我怀念外面的世界

四处散落的春天

蛱蝶的翅膀野花一般盛大

可她们都被锁在外面

黑暗没过胸口

终究会有人预留一道缺口

让我抽身离开

空荡荡的抽屉留在角落里

上面落满灰尘

叹息之声从夜色中隐去

和许多年前一样

早晨的阳光漫过远处的枝叶

静谧、芳香、舒展

母亲拿着钥匙

亲手打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

一一

有时候

我会避开人群，绕过纠缠的幻觉

顺着绳子向上

绳子上面长出马鞭草

秋天的亚麻上长出一个春天

它牵引着我

一直通向另外一个房间

四壁坚固、冰冷

如同一个寡居多年的老人

心里全是沉默的冰块

灵光闪现的春天

在这冷冰冰的空气中阵亡了

还要继续向上吗

其实这只是一个虚无的梦

只要醒来便可相安无事

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这寒冷的绝望

灌入肌肤之时
有人扛着一架梯子出现
啊，这美妙之物
上帝一样，亲吻了我的骨头

时光突然变得缓慢又缓慢
这尖锐的关注
令我下身刺疼
我又多么渴望那个扛梯子的人
能坐下来陪我聊聊天

让遗失的钥匙重新回到手边
拧开锁孔
流出故乡、河床、麦田和脸庞
我们可以饮酒也可以拥抱
我们孤独又美丽

终究是没能绕过纠缠的幻觉
房子里依然空空如也
绳子的另一端躺着另外一个人
马鞭草开出花来
仿佛这一生结满了健康的疙瘩

三

绳子另一端的那个我
用隐忍收割了无数个空洞的下午
黄昏时的寂静，如此苍白
若在此时开启回忆的闸门
再丰满的理想也抵挡不住生活的

悲伤。那困他于现实的床榻
多像我的抽屉
一个在梦中被呈现的牢笼
锁住了我的悲伤也锁住我的欢愉
这隐于内心深处的绝症

草药已经绝迹
我必须和着寒星的光芒
捣碎文字，捣碎怀念和被调回的钟表
一起服下
然后像等待死亡般等待新的一天

怎可如此冷漠
弃他于疾患中而不顾
空房子中的这个人是我吗？